

知味

乡俗乡情

苜蓿菜疙瘩

祁云枝

当苜蓿菜疙瘩的清香,伴着油熟辣子的气味钻进鼻孔,大片绿茵茵的苜蓿地,便从西安银泰城里的袁家村,一直铺展到故乡的田野。

开春,渭北旱塬上的苜蓿,被一阵暖过一阵的东南风唤醒。豆瓣大小圆形的叶子,开始一点点从毛茸茸的茎干里钻出来,汪着一团绿水。不几日,原本光秃秃的黄土地上,便覆满一层嫩绿的苜蓿叶儿。一阵风过,成千上万片小圆叶,顺溜地一起向左摆,又向右摆,露出星星点点的银色叶背。

这个时候,圪蹴在苜蓿地畔,半支烟的工夫,就能掐满一蒲篮嫩苜蓿。一大蓬一大蓬苜蓿叶,在地里拥挤着,等了很久的样子。母亲一伸手,它们就到母亲的手心里了,不像是母亲把它们掐下来的,倒像是它们自己一下子窜进了母亲的手里。

几乎不用怎么淘洗,刚刚来到世间的苜蓿叶儿,干干净净,能看清叶子上纤细的平行脉络。苜蓿吃阳光,喝雨水,它们的生活方式简单纯粹。因此,母亲淘洗过嫩苜蓿的水,也干干净净,能照出人影儿。

母亲一手握住刀头,一手紧握刀柄,在案板上铺开苜蓿叶子间像轧扁面,嚓嚓嚓,从上轧到下,再嚓嚓嚓,又从上轧到下。这阵叮叮当当的轧切礼过后,嫩绿的苜蓿茎叶便没了形状,成了一堆大小形状整齐划一的苜蓿粒。

苜蓿粒被母亲收入面盆,撒开盐和调和面后,开始一层一层地撒面粉,一边撒一边搅、搓、揉、抖。母亲的这一连串动作,像清晨迎面扑来的雨雾,也像夜晚散落涝池的星星,自然又从容。

玩过家时,我曾经用草叶、水和细面粉土,很仔细地模仿过母亲的这套动作,可是总也不得窍,土面儿和草叶,怎么也不愿意亲密拥抱。土面水要么稀得沿叶子溜掉,要么稠得结成一粒粒疙瘩。

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做的苜蓿菜疙瘩,干、湿、软、硬,总是拿捏得恰到好处。她常常一边做一边给身旁的小观众示范:看,这麦面粉多不得,也少不得,拌多了,疙瘩菜会发硬;拌少了,又松查查没个形儿。最好的样子,是每一粒苜蓿上,裹着一层均匀的面粉,不多也不少,像冬天的草上霜。

嗯嗯,真像呢。穿上上面面粉的苜蓿粒,仍然可以看见白衣下面的绿,是粉绿。

母亲给苜蓿粒打扮停当,摊在铺了干净笼布的蒸笼上,放入大锅,开始用旺火蒸。母亲吩咐我,等蒸笼上冒出热气后开始计时,这段等待是20分钟。这档口,母亲开始调制酱汁——和辣子水水。这水水是切得细碎的生姜和蒜末上,覆盖一层红艳艳的辣子面,然后烧熟了菜油,“哗啦”一声泼上去,再调入盐、醋和酱油的混合汁水。

未及出锅,苜蓿的香味就充盈在家里的角角落落,引得肚子里的馋虫伸胳膊蹬腿,肚子便发出咕咕咕的声响。整个冬天,天天吃面就浆水菜,委实委屈了肚子里的小馋虫。

终于开锅。不等热气散去就盛碗,拌水水。蒸熟的苜蓿菜疙瘩,要拌人和好的辣子水水一起吃才够味。

记忆中最多的情景是,菜疙瘩的清香和水水的酸辣在唇齿间还来不及激荡,一碗绿莹莹、粉嘟嘟的菜疙瘩,瞬间就囫圇下了肚,竟不知个中滋味!总要等盛了第二碗,才会慢慢品味它的筋道和绵香。

第二碗见底后,总有绿绿的苜蓿粒、红红的油花花,沾在白瓷碗边上,像一声饱嗝,那么惬意,那么舒坦……

那时候觉得,世间的美味,就是吃一碗妈妈做的苜蓿菜疙瘩。

也是从那时起,母亲味的苜蓿菜疙瘩,定格成我味蕾上无法企及的香。

后来,无论我是在宴席上吃,还是去菜市场买回嫩苜蓿自己蒸着吃,却再也吃不出记忆中的味道了。

北方入冬的时候,农历十月的第一天,人们例行要上坟烧纸,祭奠故去的亲人曰“送寒衣”或“十月祭”。现在人们的生活富裕安定了,说乡愁,思礼仪,普遍讲究回归传统,一年四季,民俗节日和礼仪多而细致。拿祭祖上坟的规矩来说,河南人大多是一岁四上坟——春节、清明节、中元节和十一月,“一”字读音要儿化拉长。年年秋收过后正逢十一月,农村人和家人在外地的,都要在老家团聚,和清明节一样,带着香烛纸马,上坟祭祖烧纸,为逝去的亲人祷告,且整理坟头上荒芜的杂草。我的老家南太行一带,每逢这一天,豫北热闹的集市和村路上到处是络绎不绝的上坟人。即使城市里因故回不了老家的人,这天夜晚也要在邻近街道的十字路口,念念有词,焚烧冥纸纪念。尤其今年农历的十一月,恰与西方鬼节“万圣节”同一天,年轻人扮鬼搞怪与中老年人路口夜幕下烧纸,情景交集令人感慨。

可是,在南方和江南,如今没有了十一月“送寒衣”的风俗,他们流行的是冬至上坟。以上海嘉定为例,冬至祭祖曰“祭太太”,——祭字读“斋”的音,这里的太太并非指女主人,乃大大老祖宗也。嘉定的新方志记载,经济学家于光远本名郁钟正,系嘉定望族郁氏后人。于光远

生前回忆说,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每年的清明和冬至,都要回家祭祖。乘小火车到嘉定的南翔古镇,郁氏祠堂里挂起祖先的像,再供上菜和糕团等,接着烧冥纸。祭祀活动不能超过中午十二点,否则祖宗就收不到礼物了。

江南与中原和北方,十一月风俗原本相同。清人顾禄《清嘉录》记苏州风土,十月初一为“十月朝”,——月朔,俗称“十月朝”,官府又祭郡厉坛。游人集山塘,看无祀会。间有墓祭如寒食者。人无贫富,皆祭其先,多烧冥衣之属,谓之“烧衣节”。或延僧道作功德,荐拔新亡,至亲亦往拜灵座,谓之“新十月朝”。蔡云《吴歎》云:“花自偷开木自凋,小春时候景和韶。火炉不拥烧衣节,看会人喧十月朝。”

来新夏先生点校《清嘉录》,考作者顾禄在道光年间去世。十一月乃“烧衣节”的风俗,以苏州一带为例,晚清的时候还与北京和北方相同,而且从南宋以来沿袭不断。徐松诗云:“萧瑟冬方始,迎神出郊门。逢桥行愈密,倚棹看何喧。鼓吹还终日,旌旗又几村。谁当无祀祭,能不感苹蓰。”周密《武林旧事》云:“十月朔,都人出郊拜墓,用绵裘褚衣之类。”又吴自牧《梦粱录》:“土庶以十月节出郊扫松,祭祀坟莹。”明代《北京岁华记》《帝京景物略》分别记载:“十

月朔,上家如中元,祭用豆骨朵。”“十月朔,纸坊剪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奠焚于门,曰送寒衣。”

百多年时间,江南风俗变迁,与闽粤客家人冬至上坟趋同化,其间为何变化,还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明。我想,或许与季节和收获的地域性有关。毛诗曰“十月获稻”,北方秋收后,霜降至立冬之间,冬小麦出苗,传统冬闲的时候来了,人们要祭祖报丰收。而南方种植双季稻,晚稻收获,要迟至冬至方才清闲。并且,农历十一月的时候,南方的天气变冷还不太明显,所以“冬至大如年”的古俗犹存。但风俗和方言一样,不仅“百里不同俗”,有的甚至隔县界、地界而大不相同。例如,河南周口市与安徽省交界,据说那里便没有十月一上坟的规矩。离我的老家不远,河南武陟县与原阳县两地沿黄河交界,年三十黄昏上坟,请祖先回家过年,武陟人的风俗和我们老家相同,但原阳人不是,他们却是于大年初三上午上坟。

嘉定人曰一年三“人节”,三“鬼节”。春节、端午、中秋是人节,清明、中元节和冬至乃鬼节。还有的地方,曰一年四鬼节,分别是清明、上巳、中元节与冬至。上巳三月三与清明节挨得那么近,接连上坟不合情理。



立身有高洁(国画) 冯杰

新书架

《运营笔记》

类延昊

运营是入门浅但学问深的行当。一个人门很久的人不见得能在11年内爬到塔尖,同样一个初入龙门的

到底该怎么运营?如何做运营才不至于让自己忙死累死甚至茫然不知所措?如何和用户进行有效沟通?如何把握住居于塔尖20%的核心用户?如何强敌逼阵时快速找到突破口?如何想尽办法提高转化率?

国内最早一批优秀的运营人才,往往诞生于社区,而曾在猫扑负责过运营的类型,恰恰就是这样的人。由这种前辈级的江湖高手所写所讲出来的运营,一定会很好看。

在这本书里,类类以自己长年战斗在一线摸爬滚打的经验给予了有效而真诚的解答。十年运营经验倾囊相授,让你在庞杂无序的时代,快速进阶为运营高手。

开时节动京城,长渭仁兄雅正,闲云斋主青藤”。画面墨色明润,笔法洒脱,行款清整。再细看日期,为陈青藤数年前所作。

郝县令愕然,拿眼定定地看陈青藤。要知道,酷爱收藏名人字画郝县令做梦都在念着陈青藤的牡丹图,前些年在任时他曾数次相求,陈青藤却始终未应。

郝县令望着老友清瘦瘦的脸,突然就明白了陈青藤的心思。

郝县令明白了陈青藤的心思后,就细细地收画,腾出手在陈青藤的肩上拍拍,又在陈青藤的肩上拍拍。这才拱了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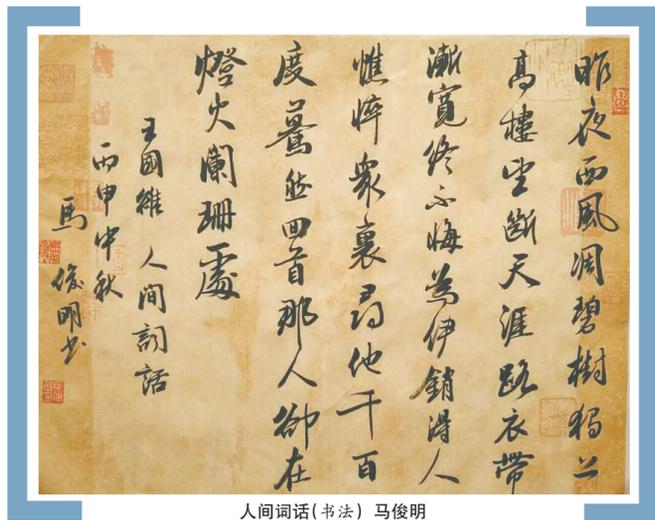
秋风一天凉似一天,几场绵绵细雨过后,冬日肃杀的气息就浓了。算算日期,离郝县令走马上任的日子不远了。

一个朔风乍起的清晨,一件奇闻毫无征兆地在小城里炸开了。京城一官员因贪污公款东窗事发而锒铛入狱,同案牵出一批受贿官员,廉洁如水、两袖清风的郝县令郝长渭赫然名列其中!

小城懵了,陈青藤也懵了。陈青藤黯然,苍白了脸颓坐在椅子上,闭了眼,干瘪的胸膛起伏起伏。半晌,陈青藤摇摇头,叹口气。陈青藤又摇摇头,叹口气。

那晚,闲云斋里一莹灯火孤独地燃至天亮。那以后,小城里的人们就再未见过陈青藤画牡丹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陈青藤如是说。

闲眠时的陈青藤也还作画,多以散淡的笔墨画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斗方小品,倒也恬淡潇洒,别具一番韵味。



人间词话(书法) 马俊明

小城多雅士,城南陈青藤算是一位。陈青藤画写意牡丹甚小。陈青藤的牡丹不沾世俗气,多以水墨入画,石膏或石绿辅之。其画墨色清淡,俊逸高雅,透几分超然脱俗的灵气。

陈青藤的牡丹不卖钱,也极少送人,尤不送与当权者。心情好时,便净了手,焚上香,沏上一盏清茗,在氤氲的气息里展开四尺素宣,执一只秃笔在手,挥挥洒洒,工夫不大,一株墨色艳丽秀润的绿牡丹已跃然纸上。再细细地点上三两只蝶虫,题了款识,压上一方刻有闲云斋主的朱印,这才荡荡眉宇间的凝重与肃穆。轻吁一口气,端起那盏水温适中的清茗,轻啜一口,眯了眼细细地品味,顿觉胸中逸气充盈,日常琐事便尽抛脑后了。

小城南端,沿清河路斜斜地卧着一条老街,曰文化一条街。街道不长,三四百米的样子。鳞次栉比的店铺沿幽深的街道对脸儿排开,画廊,书店,装裱店,古玩店,刺绣坊,旧书摊,应有尽有,隐隐地透着几分浓郁的文化气息。

陈青藤的闲云斋便隐其间。陈青藤一生清贫,闲云斋,其实就是一家装裱铺。陈青藤靠手艺养活着自己。

这天,陈青藤正在里间忙活,闲云斋来了一个人。谁?原小城令郝长渭。郝县令写一手好书法。在郝县令还不是县令时,俩人交往很是密切。郝县令成了县令后,因公务繁忙,俩人就少了往来。

郝县令是个好县令。郝县令在任三年,政绩显著,爱民如子,百姓口碑极佳,上头大为赏识。上头一赏识就打算把郝县令往上提拔提。

微型小说

画殇

于中飞

再有余月,郝县令就要奔赴远在千里之外的颍州出任知府了。

郝县令心里头留恋着小城,留恋着小城的一草一木。这几日他常独自一人出来溜达,看看小城的山,看看小城的水,再顺便走访几位老友。今几个不知道起了哪阵清风?竟把他吹来了这里。

郝县令进来时陈青藤正为一幅裱件复裱。陈青藤将刚匀浆水的裱件上了浆口,右手执握排刷,刷锋挑起裱件一角,左手随之搭上,双手一抖一甩一提,裱件便离了桌案,上墙,抚平,扫刷,排实,一气呵成。陈青藤这才回头浅笑一笑:来了。

郝县令也一笑,说,来了。郝县令在陈青藤的闲云斋里站了,四处瞅瞅,看看,点点。

俩人便到外间的椅子上坐了,闲闲淡淡地嗑,依稀忆起了当年挑灯夜谈,把酒论道的热乎劲儿。但此去经年,就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沉默良久,郝县令抬眼看天色,自言自语,说,该回了,晚了有人又担心。

陈青藤轻轻一笑,突然说,长渭兄稍等。言毕,转入里间托出一轴画卷。展开,是一幅牡丹图,横披。看画面,小写意笔墨,数枝折枝绿牡丹呈横“之”形摆开,穿插掩映,摇曳生姿,生动别致,气韵天成。题款曰:“唯有此物真国色,花

连载



许爱一惊,差点儿从床上跳起来,可是看到小雯哭得红肿的眼睛和绝望的眼神,她到底没起身,只轻声问:“何涛呢?”小雯没言声。许爱想了想,轻声说:“你和何涛高中一直好到现在,其实,如今大三了,据说何涛家境不错,你若是休学一年,完全可以和他……”

“他要准备出国了!”小雯打断她。

许爱顿时住了口。小雯冷笑:“你也知道,我们家的家庭条件不好,是不可能出国的,而他如今还花他父母的钱,他家我去了两趟,他父母对我并不冷不热的,可见并不喜欢我。何涛是说要带我一起出国,可是我看出他也很为难,他家肯定不会供养一个他还附赠一个我,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弟弟,钱不能都给他一个人花了。”

许爱沉默。小雯咬唇,继续说:“本就不是门当户对,我若是强行让何涛带上我,他只能回家和父母抗争,就算最后他父母拗不过他,成功地带我出去了,可是我以后还怎么嫁给他?我这一辈子,岂不是都要看他父母的脸色?人都是要脸的,我还没有到那种不要脸的地步。”

许爱叹了口气,不得不承认,她说得对,“那何涛呢?他知道你怀孕了吗?”

“你怎么不告诉他呢?也许他知道后,就不出国了,毕竟你怀孕又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许爱想着自己常年在国外的父母,感慨道:“其实出国也没什么好的,我们生长在国内,外面的饭菜都未必吃得惯。”

“这个社会,人人都想出国深造,镀一层金,再回国发展,大公司都能高看一眼,比我们这种从校门出来就去找工作的人有前途得多。”小雯幽幽地看着窗外,“何涛他父母一直想让他出国,他自己也想出国。不能因为爱情,让他放弃吧!那将来他能保证不会怨我吗?”

许爱闻言有些惆怅:“爱情真是麻烦!”她父母一直要将她接去国外读书,她一直不愿意去,也许有一半是因为林深吧!

自己是不想去,而有人想去却去不了。小雯继续看着窗外:“何止是麻烦?”

“他出国几年,既然不能跟去,你怎么办?”许爱觉得,这三年,很多时候,她是羡慕小雯的,

和男朋友高中便在一起,大学考到同一所学校,她男朋友长得不错,她也长得挺好,如今五六年的感情了,俩人从大一上学的第一天,一起出去玩。和她跟林深是完全不同的。

“能怎么办?分手吧!”小雯又躺回了床上。

许爱不再说话。她想说,五六年的感情,说分就分?但是想想,不说的话怎么办?

她男朋友出国最少要三四年吧!

她就算能等得起,可是何涛在国外耐得住寂寞吗?就算耐得住寂寞,那么回国后,横在两人中间的,还是有很多问题,其中也包括两个人的学历高低。

“明天礼拜日,不用上课了。”小雯声音低低的,“爱爱,这件事儿我只说给你知道,她们俩回来,你也别说出去,我不想闹得人人都知道。”

大学虽然自由恋爱,但胎单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就是和他。”许爱点头。“云天的苏眩?怎么可能?”程妍妍张大嘴巴,几乎尖叫出声,不敢置信地看着许爱。

许爱咬了咬牙,从包里拿出那颗衣扣,捏在手里:“这是他衬衫上的第二颗纽扣,嗯……送我的礼物。”

林深面色一变。许爱将纽扣慢慢地放回包里,再抬起头,看着赵扬:“这回你知道我有男朋友了?”

许爱和林深和程妍妍笑了,“我感冒不太舒服,先回宿舍了,你们聊。”

不等他们再说话,她转身向宿舍走去。

恨不得宿舍就在眼前,恨不得立即就上楼。

苏眩无缘无故灌了她一杯酒,她背后栽她一下,应该不过分吧!

况且,谁会敢追到云天去问苏眩他是不是她的男朋友?林深既然说她不是他的女朋友,那么,她的男朋友是苏眩,又有什么关系?

本以为是只差一步许爱回到宿舍之前,一直没

回头。她第一次在林深面前转身,眼泪几乎在她转身的那一刻夺眶而出,但还是被她狠狠地压了下去。

虽然喜欢林深,但是她也有骄傲。麻木地走回宿舍,推了一下门,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在门开的那一瞬间,她听到了里面传来嘤嘤的哭声,顿时一愣。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几乎所有宿舍都亮了灯,而她们宿舍没开灯,光线极其昏暗,靠窗的床铺上趴着一个人,哭声来自那里。

宿舍本来住了四个人,如今只有她一人,是她的舍友张晓雯。

许爱在门口停了一会儿,犹豫片刻,关上门,打开灯,走过去,轻喊:“小雯?”

张晓雯的哭声顿了一下,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许爱看了她片刻,低声问:“发生什么事了?”

张晓雯趴在桌上,声音哽咽:“许爱,你别管我,我就是想哭,你该干吗干吗去!”

许爱点点头,都是成年人